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60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新质生产力角色：理论探讨与现实启示

陈楠¹

(¹ 南京林业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18)

摘要: 自工业革命以来, 传统以资源密集型经济增长模式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对全球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中国在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显著成就, 但也面临严重的生态环境挑战。对此, 中国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并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在此背景下, 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融合绿色技术、清洁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新型生产力形式, 成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可以预见, 随着技术创新和社会治理机制的不断完善, 新质生产力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 助力中国乃至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生态文明建设; 绿色经济; 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工业革命以来, 传统以资源密集型经济增长模式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 超越生态系统承载力的生产行为导致全球范围内生态失衡。随着全球生态危机加剧, 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等问题已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挑战。中国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就, 但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 如空气污染、水资源短缺和土地荒漠化等。为应对这些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 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发展模式。这一理念不仅是一种环境保护政策, 更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方向。

在此背景下, “新质生产力”概念逐渐进入理论与实践视野。新质生产力不仅注重经济生产的高效性和创新性, 还强调对自然环境的友好利用, 核心在于通过绿色技术、清洁能源和可持续发展手段, 推动生产方式的深度变革。它不同于传统生产力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 而是以生态环保、技术创新和社会责任为导向, 致力于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与环境负担的减轻, 为实现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提供新路径。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当前, 国内外关于新质生产力与生态文明的研究虽有所发展, 但总体上仍处于探索阶段。国外研究多聚焦于绿色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政策, 国内研究则偏重于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

国际上, 关于新质生产力与生态文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政策方面。Söderholm(2020)深入探讨了绿色经济转型面临的挑战, 他强调未来研究应聚焦于不同制度背景下识别和实施新的政策工具组合, 以促进可持续的技术变革;^[1] Lv 等人(2021)的研究揭示了金融结构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指出金融结构有利于绿色创新的发展, 而金融规模和效率则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该研究表明环境监管对于绿色技术创新具有复杂的影响机制;^[2] Shen 等人(2021)分析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发现地方政府设立和放大经济增长目标会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抑制效应, 特别是在经济增长迅速的城市或超额完成目标的城市中更为显著, 这种效应通过产业结构调整 and 外资引入得以传导, 提示了经济发展目标设定需要考虑其对绿色创新的潜在影响;^[3] Madaleno 等人(2022)探讨了绿色金融、清洁能源、环境责任和绿色技术之间的因果关系, 他们的研究表明这些因素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4]

国内学者普遍认同新质生产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认为它是符合绿色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形态。方珈瑶(2024)强调,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不仅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

[作者简介]

陈楠(2002-), 男, 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

经济增长,还促进了降碳、减污等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5]宫长瑞、修珺(2024)提出了“绿色生产力”的概念,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本质要求是绿色化转型,涉及开发清洁能源、新材料以及数据资源,他们强调技术创新对于劳动对象从传统矿物资源向清洁能源转变的重要性,同时注重前沿材料的应用,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产业基础;^[6]杨华、郭越(2024)探讨了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逻辑和战略价值,提出两者在价值纽带、表现形态、目标指向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为了实现协同发展,必须强化技术赋能、夯实政策支撑、活化生态资本、推进能源革新、聚焦人才培养,构建新型队伍并建立完善的绿色经济政策体系;^[7]王佳琪、张鹏(2024)认为,尽管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其独特生态内涵与生态文明建设紧密相连,但实际操作中仍面临顶层设计号召力不足等问题,因此,建议加强顶层设计、发挥碳市场功能、构建绿色消费场景、抢占未来生态强国发展制高点,以绿色生产力筑牢国际竞争新优势;^[8]刘鑫(2024)解析了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属性及其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提炼出其在理论与实践中的战略价值,并提出了法治护航、政策助航、创新导航、规划引航和合力促航等具体路径;^[9]孙健健、李宗明(2024)分析了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生态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意蕴、现实依据及实践路径,认为新质生产力能够在不牺牲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实现高效增长。通过对马克思生产力思想的新释,提出了基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来完善宏观治理,坚持科技创新为核心,推动产业绿色升级;^[10]李萌萌(2024)着重讨论了新时代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守正创新原则,强调“守正”与“创新”的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并确保了正确的发展方向。^[11]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为新质生产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角色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证支持。现有研究表明,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提升生产效率的关键,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尽管现有研究提供了参考,但新质生产力如何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及其具体实现机制仍未充分阐明。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与理论研究法,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对于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三、生态文明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

(一) 生态文明的理论概述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文明形态,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和生态解放的理念,主张通过尊重自然、保护环境来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生产力的发展不再以对自然的掠夺和污染为代价,而是通过绿色技术、清洁能源等创新手段,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生态文明还强调公共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保护的社会责任,主张通过制度建设来引导和规范生产行为。

在国际上,“生态文明”一词首现于1978年法兰克福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伊林·费切尔的《Conditions for the Survival of Humanity: On the Dialectics of Progress》中,该文用生态文明表达对工业文明和技术进步主义的批判;^[12]1995年美国学者罗伊·莫里森在其著作《生态民主》中引入了“生态文明”这一概念,这是英语文献中首次使用“ecological civilization”这一表达方式,并且率先明确提出“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种文明形式。^[13]

在国内,学者叶谦吉在1984年首次提出“生态文明”概念。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各国逐渐认识到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在国际层面,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首次人类环境会议,并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标志着全球生态保护意识的觉醒。随后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京都议定书》以及《巴黎气候协定》等一系列国际条约,进一步推动了全球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使生态文明逐渐从一个学术概念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价值理念。^[14-17]

在中国,生态文明的理念同样经历了从概念引入到政策实践的发展过程。2007年,中共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态文明”概念,强调将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标志着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随着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发展,其内容逐渐拓展到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等多个方面,强调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进一步深化了生态文明的内涵,将其视为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生态文明的核心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经典著作中多次强调自然的价值,认为人类并非独立于自然存在,而是通过劳动改造自然、依赖自然生存。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利润驱动的生产目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出现了“代谢裂隙”,即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被人为分裂,使得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严重破坏成为不可避免的结。^[18]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通过改造生产关系,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的破

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生态文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联合劳动”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想相呼应,体现了以人为本、实现生态公平与社会公正的价值追求。^[18]生态文明的内涵丰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等多个领域,其核心理念包括可持续发展、绿色经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等。在生态文明的框架下,经济发展不仅是单纯的GDP增长,而是要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社会的整体进步。

总的来说,生态文明不仅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批判和超越,更是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指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生态文明理念通过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体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二) 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与特征

新质生产力是指一种在信息化、科技创新和生态化驱动下所产生的全新生产力形式,是以新技术深化应用为驱动,以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快速涌现为重要特征,进而构建起新型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体系的生产力。与传统的劳动、资本和资源密集型生产力不同,新质生产力将可持续发展、绿色科技和生态文明的需求融入到生产力的构建中,以实现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共生,其所关注的并非对自然界的掠夺性开发,而是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从而确保人类经济活动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新质生产力的出现是当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信息化和智能化深度渗透以及全球生态危机加剧的产物,其核心在于通过技术创新、绿色资源利用、生态价值导向等手段,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源。

新质生产力之所以“新”,主要还是基于以往传统的“旧”生产力而言的。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是包容了全新质态要素的生产力,意味着生产力水平的跃迁。

其一,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在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态度上有显著不同。传统生产力以高能耗、高污染的方式推动工业化,忽视了资源有限性和生态系统承载力,导致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相比之下,新质生产力强调绿色生产技术、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及低碳工艺流程,追求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实现“以自然为基础”的生态平衡。

其二,传统模式依赖劳动和资本密集型投入来提升效率,而新质生产力则通过信息化、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和自动化生产。这种方式减少了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在不增加物质投入的情况下实现高效产出,显著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

其三,新质生产力在生态价值观和社会责任上的定位也不同于传统生产力。传统生产力往往只注重经济效益,忽略了环境和社会影响。新质生产力在生产过程中融入生态价值观,关注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致力于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并在决策中优先考虑社会和环境的整体利益,促进绿色文化和生态文明的发展。

最后,全球协作和治理机制也是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重要方面。传统生产力局限于特定区域或国家内运作,主要关注自身经济利益。新质生产力在全球性生态危机背景下,强调跨国界合作和全球治理的重要性,通过技术创新、资源共享和优化治理机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性问题,从而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际社会绿色转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新质生产力不仅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也为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了坚实的生产力基础。新质生产力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通过技术创新、绿色转型和全球协作的方式,推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生产力方面的全面转型,使之朝着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方向不断发展。

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新质生产力角色分析

(一) 生态环境保护的推动者

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绿色产业发展和资源高效利用,有效减少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推动了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传统生产方式依赖大量能源和资源,依赖煤炭、石油等能源,带来大量温室气体排放,严重影响气候变化。伴随高污染和高能耗,导致环境恶化。而新质生产力推动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发展,大幅降低了温室气体排放,有助于减缓全球变暖,还引入了清洁生产技术,如绿色化工技术和废弃物回收再利用,从源头减少环境破坏。这些技术不仅降低了废弃物的排放,也使生产活动更加环保。这种转变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求,同时为可持续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

传统生产方式新质生产力则传统的线性经济模式浪费资源并产生大量垃圾,而新质生产力提倡循环经

济,通过资源的再利用、减少废弃物产生,提高资源利用率。例如,许多行业采用可回收材料和零部件,确保产品生命周期结束后能被回收再利用。这种方式减少了对自然资源的依赖,降低了生态压力。

新质生产力作为现代生产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生态环境保护产生了深远影响。它通过绿色技术的应用、清洁能源的推广、资源循环利用以及社会消费结构的转型,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高污染、高能耗生产方式,而且在生产活动的方方面面嵌入了生态保护的理念,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进程。随着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未来它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将更加凸显。

(二)绿色经济转型的催化剂

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绿色经济转型方面具有显著的功能,其核心在于通过技术创新、资源优化和低碳生产模式等手段,逐步改变传统经济依赖高污染、高能耗的增长方式,推动经济活动向绿色、可持续的方向发展。绿色经济转型不仅在生产层面表现为对资源效率和生态友好的追求,同时在消费模式、社会结构和全球合作等多方面对经济形态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新质生产力通过创新技术和绿色工艺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成为绿色经济转型的基础和驱动力。传统生产模式依赖大量资源消耗和原材料投入,导致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随着资源成本的上升,传统模式难以持续。而新质生产力通过节能环保技术、数字化技术和智能化设备优化生产流程,减少资源消耗、提高生产效率。

其次,新质生产力推动了绿色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加快了绿色经济结构转型。传统经济结构中污染严重的化石燃料和高耗能行业占主导地位,而新质生产力通过绿色能源、清洁生产技术等新兴行业崛起,推动经济向低碳、无污染的方向转型。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迅速发展,减少了对污染能源的依赖;新能源汽车、生态农业和智能农业的应用改善了各行业的生产方式,为绿色经济注入动力。绿色产业的崛起不仅推动了传统产业的升级,还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最后,新质生产力推动了绿色消费模式的转变,推动社会层面的绿色文化和生态文明意识普及。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消费者逐渐关注产品的环保性、节能性和可持续性。市场上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绿色产品,如节能家电、可降解包装等,推动了企业产品和生产方式的绿色化。绿色消费观念的推广不仅倒逼企业转型,还促使政府和社会机构加大对绿色经济的支持,推动形成以绿色消费为导向的市场经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绿色产业发展、绿色消费转变,形成了多维度的绿色经济转型路径,加速了绿色经济的发展,为传统经济结构带来了新机遇,也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行路径。未来,新质生产力在经济和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三)社会文明进步的引领者

新质生产力与社会文明进步的关系可以从多个角度探讨。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经济转型、优化资源配置和提升生活质量等方面为社会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动力,同时也在引领人类向生态友好、和谐共生的现代文明形态迈进。在当今社会变迁和生态危机交织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力量,更是一种带有道德和社会责任的力量。它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社会与经济的关系,塑造了新的价值观、行为模式和社会结构,为社会文明进步带来了全方位的变革。

首先,新质生产力通过绿色技术和可持续生产方式推动生活方式转变,为社会文明进步奠定了实践基础。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优化,推动经济向绿色、低碳和高效方向发展。绿色产业、智能制造和服务产业的兴起,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高污染产业。这种产业结构转型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还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推动了数字经济和共享经济的发展,为社会带来了更加生态友好的经济形态,并为社会文明进步注入了新动力。

其次,新质生产力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形成新的社会价值观念提供了思想基础。生态文明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核心理念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新质生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通过绿色技术和产业转型,促进了社会对自然的尊重和资源的合理利用。环保意识和绿色消费观念的推广,使越来越多企业将社会责任纳入发展战略,推动了社会责任感的增强,进而影响全社会的价值观,推动了生态文明的形成。这种价值观的转变促使人们更加关注生态环境,推动社会文明整体进步。

新质生产力还带动了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为社会文明进步提供了制度保障。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治理在理念和方式上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现代社会逐渐引入了基于科技手段的智能化治理模式,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社会事务进行精细化管理和智能化调控,使得社会治理更加高效和精准。

这种创新的社会治理方式，不仅有助于提升社会的整体管理水平，还使得社会治理更加透明、公平，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综上所述，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方面发挥了多层次、多维度的作用。它不仅通过技术进步和资源优化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而且通过绿色经济的转型、生态文明的推广，为现代社会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文明进步不再仅仅是物质和经济的增长，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的综合体现。新质生产力所引领的这一文明转型，是人类在生态友好和社会和谐之路上的一次重要探索，为未来的社会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和广阔前景。

五、新质生产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现实启示

（一）新质生产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现实挑战

在中国，推动新质生产力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度融合，面临着一系列现实挑战。尽管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友好特性与绿色发展理念高度契合，但在实际推广和应用中，依然存在资源限制、技术瓶颈、体制障碍和政策执行力度不足等问题，制约了新质生产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广泛应用和深层次发展。

首先，资源与环境的承载力限制是推进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现实障碍。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经济总量庞大，对资源的消耗巨大，能源、矿产、水资源等都长期处于高需求、高消耗的状态。尽管近年来中国在大力推行绿色能源替代，但煤炭等传统能源仍在能源结构中占据相当比重，导致资源型城市环境污染较为严重。此外，由于地理分布不均，西部地区的资源条件和经济水平限制了对新质生产力的支持能力，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问题在这些地区表现尤为突出，从而导致中国东、中、西部的绿色发展进程不平衡。为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新质生产力推广和应用，仍需克服区域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差异问题。

其次，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和核心技术缺乏也是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瓶颈。新质生产力依赖于绿色科技和前沿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而在某些关键领域，如高端环保设备、新能源存储、智能化管理系统等方面，中国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尤其在产业关键环节的技术自主化和本土化方面，部分核心技术依赖于进口，导致在绿色生产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尽管近年来政府和企业加大了对绿色技术的研发投入，但要实现从跟随到引领的技术跨越仍需时间和资本的积累。技术短板的存在不仅影响了新质生产力的竞争力，也限制了其在更广泛领域的应用推广。

此外，政策执行力度不足、产业结构单一化也构成了新质生产力推广的现实挑战。在一些资源型和工业密集型地区，由于传统产业根基深厚、经济结构固化，地方政府和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往往缺乏积极性，推动新质生产力的难度较大。某些企业为了追求短期利益，常常忽视环保规定，通过虚报数据等方式逃避监管，给生态环境带来了持续性破坏。这样的现象使得新质生产力难以发挥其应有的生态治理功能。尤其是在东北、华北等工业重镇，传统制造业和重化工业的比重较大，经济发展较为依赖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产业结构调整缓慢。这些地区虽然存在产业转型的需求，但转型过程中的利益调整 and 成本分摊困难，导致在新质生产力推广上步履维艰，难以形成区域性的绿色经济转型示范效应。

最后，公众参与意识不强和教育宣传不足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和新质生产力推广中不可忽视的挑战。尽管近年来政府对环保宣传和生态意识的培育逐步加强，但在部分地区，特别是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公众的环保意识仍然薄弱，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解和认知不足。一些公众对于绿色消费、资源节约的意识不够强，环境保护观念未深入人心，甚至对节能环保行为产生抵触心理。这种情况下，生态文明建设难以真正落实到日常生活和消费习惯中。公众环保意识的不足不仅使得新质生产力难以获得社会广泛支持，也不利于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合力。

总的来说，资源限制、技术瓶颈、产业结构固化以及公众环保意识薄弱等因素共同构成了中国推动新质生产力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挑战。要克服这些挑战，不仅需要从国家层面进一步加强政策支持和监督力度，还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形成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绿色发展体系，以推动中国在实现生态文明目标的道路上稳步前进。

（二）新质生产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应对策略

为应对新质生产力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现实挑战，中国可以从多方面着手，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策略，包括政策支持、技术创新、社会参与和体制改革等，以实现绿色发展与经济转型的有机融合。

首先，国家层面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政策保障。通过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明确新质生产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地位，鼓励和支持绿色技术创新、清洁能源应用和低碳产业发展。国家可以设立专项基金，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绿色金融等手段，支持企业和科研机构开

展生态科技研发,减轻企业在绿色转型中的成本压力。此外,国家应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推动资源型城市和传统产业密集区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绿色产业链的培育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推广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其次,推动技术创新是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中国需要加强在核心绿色技术和前沿生态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提升在清洁能源、环保设备、智能化管理等方面的技术水平。为此,政府可以在重点行业设立科研专项,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合作创新,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技术难题。同时,政府应注重推动技术转化和产业化,完善技术转移机制,建立绿色技术推广平台,促进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生产力。通过鼓励企业参与绿色创新,可以推动新质生产力在更多行业的应用,进一步促进经济结构的绿色转型。

再次,加强社会治理和公众参与是推进新质生产力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要增强全社会的生态意识,需要广泛开展绿色宣传教育,通过电视、网络、宣传册等多种形式,普及环保知识,鼓励公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政府可以设立专门的环保教育课程,将生态文明理念纳入学校教育体系,让下一代从小树立环保意识。与此同时,还可以在社区和企业中开展环保行动和生态文明实践活动,激励更多公众和企业主动参与环保项目。公众的广泛参与将为生态文明建设形成强有力的社会支持,推动绿色生活方式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最后,推进农村地区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于中国的整体生态文明建设尤为重要。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农村地区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对滞后,需要政府给予特别支持。通过政策引导和专项资金投入,支持农村地区的绿色技术推广和生态农业建设,例如推广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减少农村能源消耗的环境负担。进一步而言,政府可以鼓励农村合作社和农民企业家探索生态农业模式,如有机农业、循环农业等,实现农业生产的绿色转型,提升农村生态环境质量。同时,推动农村地区开展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项目,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提升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为应对新质生产力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挑战,中国需要在政策、技术、社会参与、体制机制和农村发展等方面采取系统性的应对策略。通过政策扶持和技术创新奠定基础,广泛动员公众参与生态保护,实现社会治理与新质生产力的深度融合,逐步建立一个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绿色发展体系。在这样的系统性应对下,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将迎来更广阔的前景,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六、结论

在中国,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入人心,生态文明建设已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新质生产力成为解决当前资源环境困境的重要抓手。从实践层面看,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引擎,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力量,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未来,新质生产力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通过技术创新与生态理念的协同发展,中国有望构建绿色经济与生态文明相辅相成的新发展格局,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 [1] Söderholm P. The green economy transition: the challenge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for sustainability[J]. *Sustainable Earth*, 2020, 3(1): 6.
- [2] Lv C, Shao C, Lee C C.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do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 output matter?[J]. *Energy Economics*, 2021, 98: 105237.
- [3] Shen F, Liu B, Luo F, et al. The effect of economic growth target constraints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21, 292: 112765.
- [4] Madaleno M, Dogan E, Taskin D. A step forward on sustainability: The nexus of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green technology, clean energy and green finance[J]. *Energy Economics*, 2022, 109: 105945.
- [5] 方珈瑶.新质生产力视角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研究[J].*南方论刊*,2024,(10):10-13.
- [6] 宫长瑞,修珺.绿色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本质要求与要素变革[J/OL].*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2024-12-06]
- [7] 杨华,郭越.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逻辑、战略价值及践诺理路[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2024,18(03):18-27.
- [8] 王佳琪,张鹏.新质生产力赋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J/OL].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2024-12-06].
- [9] 刘鑫.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新质生产力——理论构建、战略价值与转化路径[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09):62-68.
- [10] 孙健健,李宗明.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生态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意蕴、现实依据及实践路径[J/OL].贺州学院学报,1-11[2024-12-06].
- [11] 李萌萌.新时代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守正创新[J].鄱阳湖学刊,2024,(05):5-18+155.
- [12] Fetscher I. Conditions for the Survival of Humanity: On the Dialectics of Progress[J]. Universitas, 1978, 20(1): 161.
- [13] Morrison R. Ecological democracy[M]. South End Press, 1995.
- [14] Garth B G. Declaration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J]. 8 Stanfor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7 (1973), 1973.
- [15] Declaration R. 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EB/OL].(1992)
- [16] Protocol K. Kyoto protocol[J]. UNFCCC Website. Available online: http://unfccc.int/kyoto_protocol/items/2830.php (accessed on 1 January 2011), 1997: 230-240.
- [17] Delbeke J, Runge-Metzger A, Slingenberg Y, et al. The paris agreement[M]//Towards a climate-neutral Europe. Routledge, 2019: 24-45.
- [18]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

The Rol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 Insights

Chen Nan¹

¹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traditional resource-intensive economic growth model has caused serious damage to the glob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hina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but it also faces serious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In response, China has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green water and green mountains are golden mountains” and elevate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o the level of national strategy. In this contex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s a new form of productivity integrating green technology, clean energy and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t is foreseeable tha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oci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ill play a more critical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help China and the world achieve the go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Green Econom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